

卷施閣集

冊三

考苑明鑑

卷之三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七

陽湖洪亮吉著

上石經館總裁書

亮吉頓首肅啓閣師石經總裁執事昨奉

諭旨辦理石經并

諭以蔣衡所寫進十三經爲底本鴻都門側建立百碑務本坊南書  
從一體雲臺辨難之旨定自禁中開元御製之篇冠于碑首士生今  
日千載一時又欣值執事以上袞之尊嚴領羣經之問答總司祕籍  
董率羣賢此則鸞臺鳳閣別標監領之名虎觀麟洲雅重諸儒之選  
本日復派亮吉等四人預司其事老聃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閣中自  
問何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并伏以

聖朝舉事度越百王況石刻流傳將貽萬古是必博稽羣籍參以昔  
賢訂蜀宋之叢殘校漢唐之昔誤其體則括一字二字三字爰定厥

中其字則準大經中經小經俾分其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聖人而不惑張伯松之言曰懸諸日月而不刊迨今日執事及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與天祿石渠之選已愧非才掌三皇五帝之書尤慚無任竊見兩年之限校讎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間義例仍難畫一此則屢承垂詢之餘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計于石經一事不爲無緣早從江左之使車壯入咸秦之節署于學士則贊成其事

乾隆三十七年安徽

學政朱筠奏請立石經

于侍郎則助校其訛

乾隆五十年陝西巡撫畢沅恭拓唐開成石經進呈

賃先

儒之庶摩京兆之叢碑從好古之家識熹平之殘字南仲篆書搜于覈學光堯御筆拓自錢塘每有遺文悉歸瀏覽又況書編隸釋仿自先臣閣建蓬萊不無家學今復忝預掌書之任廁身祕閣之中雖識大識小事有不同而盡美盡善期于無負輒不自量謹撰上二十四條各約舉一二事尙祈執事于機務之暇察其愚昧之誠不棄芻蕘賜之采擇雖義難徧及而餘庶類推尙可施行乞頒本館

一經注參錯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禮也四字既誤以經而作注儀禮下言爲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誤以注而作經左傳上天降災四十二字又并非注而誤作經之類

一前後倒置宜正也穀梁僖二十年釋宋公三字當在外釋不志之上尙書武成王若曰十二字又誤移大告武成之下

一脫文宜補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乃脫來論語賜也賢乎下應增我  
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也左傳桓十三年淇水二字全脫而亂次以濟之義不明可以證釋文者酈元之注也論語子貢章樂道二字脫一而富而好禮之文不配可以證孔傳者皇侃義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傳坤至柔上衍文言曰三字禮雜記君之母與妻上復衍君之二字之類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義不續者宜削也易傳衍變則通三字而

德明之本尙可並行禮記衍舞斯愠三字而貢父之編遂生異議  
一因一字之別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也儀禮司射實觶之實誤爲賓  
而洗升之文難喻左傳旦辟左右之旦誤爲且而厥夢之符不彰  
一前後宜畫一也易包字凡十見而苞桑之苞獨从草孟子饑字凡  
六見而無饑之饑獨作幾句踐之句並从□而間亦作厶盤桓之  
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暮从二日憾有兩心添木爲榭加草于臧卽且之  
側从虫胡連之旁置玉此類殊多亦難畢數他若本之爲本暴之  
作暴磷莞之在魯論飴苾之留孟子更爲別字之尤又屬全文當  
改

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儀禮則祧初从濯風詩則祊本爲繫大易  
陰凝叔重尙知其俗春秋衿服當陽已改爲均

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著訛爲巖幸有賈逵之注可證說文憑誤

爲連倘非鴻烈之編誰明古義此上二端並宜裁定

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从本字者如論語後彫之當作凋左傳絺綌之當作紵是也

一同一俗字當酌去其已甚者拖地皆論語袍紳之別字與其从拖不若从陸氏之地爲得濱濱皆顛之或文與其作濱不若从廣雅之濱爲是

一經不可改从注也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康成謙讀作慊而近刻卽改爲慊周禮九嬪贊王杜子春王讀爲玉而各本依改爲玉

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同一引書則大學篇一个臣之類移从公羊傳作一介爲是

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各存古字則公羊傳鄭伯貳之字今改从左傳本作伯堅爲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也左傳僖廿八年齊侯二字以上而誤重論語子路章輕裘二字因下章而竄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并天下皐乃从非漢戒羣臣對初離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爲維表金刀之讖易處者之留爲劉以迄新莽疊文之誤開元頗字之訛字苑出而影始从少草書行而修訛从羽繼之作綫城之作圻匡之佗匡桓之作栢之類旣事隔于數朝悉當从乎釐正

一漢石經有急宜从者子游之爲子旂石碯之爲石蹠大易先心之文尙書微言之字此類亦多略標一二

一唐石經有宜酌从者尙書視乃烈祖之烈作厥左傳其氣燄以取之之燄作炎風詩禮矣不誤从禾論語德衰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則于干不辨專專不明此類殊多亦難枚舉

一兩宋石經有可从有不可从者南仲號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

禮光堯始準宣和之詔復易陂而作頗

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也夫毛居正之正誤藉讎監本之訛晁公武之遺書足校石經之失吳興沈氏之刻相臺岳氏之編本留淳化與閩本以兼行堂號永懷較汲古而稍善此則並可博搜以襄盛舉

一字當以說文爲本而從否亦當斟酌者字書無覲字則覲當从繫傳本作價舊文無哂字則哂當从淳化本作𠂔以及份份之在論語墫墫之在風詩此急宜从者也至若文馬之爲媽馬戚施之作𪚩𪚩不妨存此異文可不改从古字又況葑之誤莛麗之从麗均後所誤加不堪依據

一本當以釋文爲據而錄取亦當鑒別者如論語襁負之作緇負易輦帶之爲輦輦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監本又況尙書一冊宋人之補釋爲多周易二經近刻之脫文不少能無待精識之

去留與碩儒之裁決哉此上凡廿四條未知有當與否幸有以教正之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晉涵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尙書正義稱鄭康成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班固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孔穎達尙書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別唐人疎謬皆此

酈道元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

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典祇標魯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旣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

翼際山爲大別蓋其時去漢尙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屬專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夏界姑設疑詞以啓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于江水下引地說云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繹傳文吳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吳師在漢北楚在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水與之上下以綴吳師而已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

云子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別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既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黃之間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皆距漢在五百里以外又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釋春秋雖或云楚鄙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吳闔閭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之隘卽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黃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

漢東最諦又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檨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黃檨山也檨柏聲同則柏舉或即在此吉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汀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證也柏舉下卽云吳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湏水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湏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舉至清發又約百二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下又

云敗諸雍潒禹貢云過三潒至于大别鄭注三潒水名在江夏竟陵

之界今潒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南流入天門縣爲汭水雍潒或

取雍遏之義與汭水有死汭之稱同

吉甫又以爲岳州巴陵縣南十一里之潒湖足下于潒反入下

正義取之無論近舍禹貢遠取唐賢今考巴陵又在荊州府東南四

五百里又隔大江吳欲至郢必不反越郢而遠詣巴陵司馬自息還

敗吳師于此司馬必不舍國都而遠趨江外其種種謬誤殊不足辯

又潒湖本名翁湖見道元注其水實沅湘澧汭之餘波非河水決出

而復入者足下欲明雅訓而反引此以汭經殊非所望矣蓋至此漸趨而南距郢都不過一百餘

里故下復統而言之云五戰及郢也

傳文及字甚明斷無越郢而反至巴陵之理

傳又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潒雍潒正在息及郢之中道里適

合蓋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潒而後及大别吳師入郢則自

東及西故既至大别乃及雍潒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禹貢山水

千年疑竇一旦豁如此九證也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别益可推

杜預釋地云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

當在江北淮南後徙在江南之豫章杜之意蓋以春秋時柏舉豫章

皆當在江北淮南也夫云江北淮南則正今霍邱縣大別山所在矣

杜得之于柏舉豫章而失之于大別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漢

儒詁經及著史之確雖疑之者亦無心與之發明又按定公二年傳文吳人見舟于豫

章而潛師于巢巢即今巢縣與霍邱皆在江北淮南此十證也傳文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杜

預注司馬至息聞楚敗故還息即今光州息縣而大別山實在今光

州固始縣與安徽霍邱接壤處距息止二百里蓋司馬欲與子常夾

擊吳師并毀淮汭之舟至此聞敗乃反則大別山又近息可知此十

一證也又司馬云我自後擊之蓋吳師自淮汭舍舟西南趨子常濟

漢擊之正出吳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汭則出吳師之後一則

當其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本名

甌山隋立甌山縣取名于此強名爲小別亦始吉甫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川縣

東南五十里春秋吳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即此夫二別之山見于經傳如果有

可牽合則京相道元等何並不言且杜預正以大別致疑若小別可

指實則無難由西驗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可知非實此十三證也且因此小別之疑并識今內方之妄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班固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今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接荊門州界而漢川縣之有內方山亦始吉甫至樂史遂據以爲禹貢內方矣尋其初不過泥漢水以強求二別又因二別而僞立內方而極其弊則禹貢一章隨其竄易春秋諸地皆可強名若又信彼虛詞刪諸古義則必宋唐以上絕無地理之書樂李以前并乏淹通之士而後可此十四證也總之後人之流傳因吉甫之附會吉甫之附會成于杜預之致疑然預之咎尙可解釋者預注云二別在江夏界今考晉初江夏郡尙兼今信陽羅山諸州縣界則與京相璠在漢東之說尙不甚遠非若吉甫終日釋地而尙不知郢在漢南吳來淮汭百程遙隔忽求縮地之方二別強名乃有移山之術予故謂小顏注史反汭班書吉甫繪圖全乖禹蹟者此也足下于經甚深所爲爾雅

正義必傳無疑而乃云殷時荊州以漢水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于豫州蒙竊有疑敢獻其惑夫僕願學于足下者也昔者鄭君一志有張逸之更端孟寥七篇喜屋廬之得間況僕之與足下乎又漢水以南皆屬荊州云云亦似誤以西漢水爲漢水今別陳漢水釋一篇正之左右幸皆有以教之

### 附漢水釋

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如淳云此方人名漢水爲沔水今按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與水經所言出東狼谷同是沮水卽漢水又名沔水也今略陽縣東南

略陽本漢武都郡沮縣地今沔縣西至略陽縣界四十里

有大丙

山左思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有魚穴二所嘗以三月取之樂史云大丙山小丙山並在順政縣東南七十里

順政卽漢沮縣

北有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爲丙穴沮水經穴門而過或